

寻路蜀道 大型人文采访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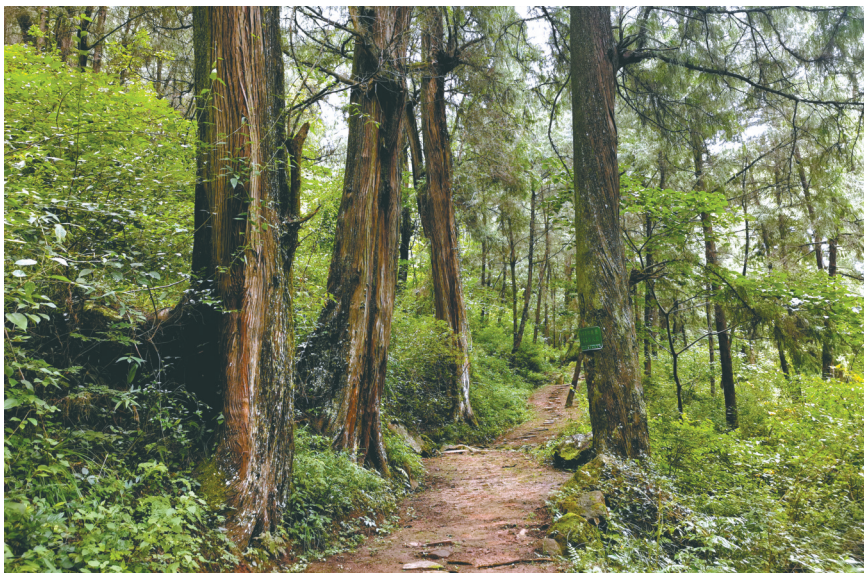
代代精心呵护 千年皇柏林“青春永驻”

第二站·米仓道

巴中市南江县皇柏林

告别巍峨的米仓山，沿南江河一路下行，河畔的一片森森古柏，便是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寻路蜀道”大型人文采访活动采访团探访米仓道的第二站——与100多公里外的广元市剑阁县翠云廊、数千公里外的山东省曲阜市孔庙林齐名的巴中市南江县皇柏林。

虽贵为“皇柏”，却极为亲民。1000多年来，南江人穿越林中古道，走向更广阔的天地；30多年前，省道S101从林中穿过，至今车流不息；林地与村落错杂，赋予它独有的人间烟火气。古树生生不息，一代代人细心呵护，绘就了米仓道上人树和谐共生的优美画卷。



米仓道皇柏林。谢杰 摄

进山采药外，没有剔树枝、伤树根的现象发生。

1996年，父亲退休，黄辉接过了担子，成为皇柏林管理所第七任所长。在与父亲并肩战斗的几年间，他感受到了父亲对这片土地、对林业工作深沉的热爱。交接工作那天，虽然父亲并没有多说什么，但黄辉明白这个岗位意味着什么。

各方合力 逐渐走出保护困境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米仓道已淹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但皇柏林所处这一段古道，千百年来一直在发挥作用。20世纪50年代，沙南路（沙河镇至南江县城，即今天的国道G244）开通。北部山区特殊地形决定了，沿南江河穿越皇柏林是沙南路最佳也是别无选择的路线。

虽最大限度采取了措施，但开山放炮依旧对林区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损害。加上当时技术受限，给今天留下了“后遗症”，比如公路的边坡坡度不够，遇到大雨就有滑坡隐患，而山体滑坡或巨石滚落，对于古树是致命打击。所以每逢大雨天，黄辉就通宵难眠。

洪水，是古柏面临的另一重大威胁。每年进入汛期，黄辉与同事们就高度紧张。当地山高、河道狭窄，上游洪水来得特别迅猛，临河古柏首当其冲。黄辉就提前在桥上或河对面密切关注形势，随着河水一寸寸上涨，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亲眼看到古树被洪水卷走，那种无助和痛苦无法形容。”黄辉说。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皇柏林保护所面临的困境在逐渐改善。2022年6月22日，南江河上游的红鱼洞水库建成投用，下游安全隐患大大缓解，黄辉方才松了一口气。2023年，南江县在财力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投入100多万元，在隐患路段采取砌堡坎、钢绳固定等系列措施。

在41年的林业生涯里，黄辉当了整整30年的古树守护人，虽然已退休，但他今生已与皇柏林难以割舍，“余生我会继续关注它，以另外的方式守护它，祝愿每一棵古柏树‘青春永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 李庆 曾业 谢杰

生生不息

皇柏林已走过千年

从巴中市南江县城出发，沿国道G244（原省道S101）向巴中方向前行，经过公山镇后，公路两旁的林木愈发密集。在望不到头的密林中，一株株古柏树分外显眼，它们虬枝峥嵘，遮天蔽日，树干最粗壮的需要两三个人合抱。

这些古树起源于何时？何以称为“皇柏”？研究表明，自秦汉以来，当地已开始重农桑、写植树、劈道路，各州县间通大道，两旁植松柏，谓之林荫树，贯穿皇柏林间的古道，自古以来就是川陕米仓驿道。现存最完整地段道旁的古柏，株行距相等，人工栽培痕迹十分明显。关于其名称由来，民间流传最广泛的说法是，这些树系三国名将张飞所植。张飞曾过南江、取巴中，后镇守阆中为太守令（公元214年-227年），为了向诸葛亮禀报军政事务往来方便，就整治道路植树标道，以后历代补植而成。

历经千年，今天的皇柏林从南江县公山镇至赤溪镇，形成了总长60余公里的林带，核心区域面积达5800余亩，尤其是坑坑店至二洞桥沿线最为壮观。南江县林业局最新数据显示，林区现有挂牌古柏2166株，最大一棵树干胸径1.5米，最高的达到50余米，其中一级古树1352株、二级古树719株、三

级古树92株。

父子并肩

共同守护5800余亩古柏

“皇柏林能有今天的规模，除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外，与历代的精心保护有着密切的关系。”巴中知名米仓道研究专家汪信龙说。

史料记载，明清以来，皇柏林一直属于国有，每株古树挂牌编号备案，由官府安排专人管护，官员离任时具册交接。民国期间，南江县县长龙德渊在皇柏林内二洞桥处石壁上书写《皇柏林管理办法》，内容大致为：每年清算大树株数，严禁砍树枝、剥树皮、挖树根。如果有人违反以上规定，先坐“黑牢”一至三个月再作处理。按照龙德渊的要求，县警察局还安排了两名警丁常年在皇柏林巡逻守护。慑于严苛的措施，即便地主豪绅，也不敢对皇柏林起觊觎之心。

20世纪70年代，南江县农林部门与林区附近的26户村民签订代管合同，规定“不准砍树干、树根、树梢，不准烧树心，不准剥树皮，不准在林中放牧牛羊，不准在林中挖土采石”。1979年，南江县皇柏林管理所正式成立，职工共有3名，林区被分为三大片，每名职工负责一个片区，与当地公社、村社实行共管。

今年60岁的黄辉，几个月前才从皇柏林管理所所长岗位上退下来。

黄辉的父亲黄文俊是该管理所第六任所长。1990年，黄文俊从光雾山大坝林场调到皇柏林管理所。1993年，黄辉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皇柏林管理所的一员。1994年，随着一位老职工退休和一名年轻人辞职，管理所就只剩下父子两人。

彼时，年轻的黄辉对于皇柏林并不陌生。他的家与皇柏林隔河相望，从小就听着皇柏林的诸多传说长大，对那片莽莽山林充满了向往。他没有想到，自己30岁时，竟然成为这片林区的守护人。

两个人，5800余亩林，压力可想而知。父亲年纪大了，黄辉主动挑起重担。每天天不亮，他就背着开水、火烧馍、护林刀，骑着自行车，开始一天的工作。遇到有人家，他就将自行车寄存，在林间徒步。

林区辖区面积较大，共涉及沙河、赤溪、公山、高塔、八庙等5个乡镇20多个行政村，为了尽早熟悉情况，除了无法出门的雨雪天，黄辉每天都在林子间穿行，晚上回到所里，父子俩精心研究巡山路线、重点部位，并将其绘制成图。

林区与民居犬牙交错，这么的大面积，圈起来或者设关卡显然不现实。南江县以开放的姿态设立保护措施，比如林区3米外可以种庄稼，但不能伤及树根。黄辉挨家挨户拜访，令人欣慰的是，当地村民世代代与皇柏林共处，已形成了特殊的感情，除偶有人

十上巴峪关 他是米仓道的“活地图”

人物特写

“农民勤种庄稼才吃得饱饭，文博工作就是我的饭碗。”33年间，巴中市南江县文保专家孙凯用脚步丈量了米仓道南江境内的所有路线，与古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近日，“寻路蜀道”采访团采访了孙凯，听他讲述与米仓道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孙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江县图书馆工作。年轻好动，思维活跃，又写得一手好字，南江县博物馆馆长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换一份工作，孙凯当场答应了。1990年，大学专业与文博、考古无甚交集的孙凯，身份从图书管理员转变为县博物馆馆员。

孙凯十分吃得苦，他查阅资料，努力探寻每一件馆藏文物背后的信息；野外



孙凯在辨识碑文。曾业 摄

调查、文物普查总是冲在最前头。2001年，他通过县志了解到米仓道巴峪关的信息，并在当地采药群众带领下首次登上了该地。彼时，虽然南江境内不断有文物被发现，但直到2007年开展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米仓道都还没有被作为独立单元进行专门研究。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巴中行，通过仔细梳理馆藏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之间的内在逻辑，逐渐建立起了线性概念，由东、中、西三条主线所构成的路网逐渐清晰起来。专家们惊异于米仓道的系列重大发现，直言“米仓古道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至今，孙凯已十次登顶巴峪关。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2012年冬季，在漫天飞雪里，他陪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一路登攀，山上白茫茫，积雪最深处没至大腿。专家们在巴峪关待了两个多小时，为古老的关楼做了一次详细的“体检”。

从事文博工作33年，对于米仓道的线路、重要点位及考古成果，孙凯了然于

胸。但他谦虚地表示，专家的称谓不敢当，自己只是普通的文博工作者。同时，他很高兴地看到，随着近些年来米仓古道研究的不断深入，让名满天下的南江红叶更具魅力，历史文化的赋能，让南江乃至巴中旅游产业有了无限可能，这正是自己工作的价值所在。

诚如巴中知名米仓道研究专家汪信龙所言，正是孙凯等一大批基层文博工作者，为米仓道乃至蜀道研究提供了最宝贵支撑，没有他们“坐冷板凳”的精神，没有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没有他们一线摸底、发现、保护和基础性研究，何谈更深层次的研究。正是一代代基层文博工作者的持续接力，才有了米仓道的今天。古蜀道的所有重要学术成果，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